

# 回應「科學與宗教簡論」一文

Rene Gilbert 著

張思敏譯

「科學與宗教簡論」一文作者李申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員。原文載於《哲學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七期，頁廿三至廿八。李先生所用的歷史傳釋方法為典型的馬克思模式，相信這一點背景會有助讀者理解本文。

原文其中一個有趣之處是，作者為馬克思主義者及宗教信仰者開展了對話的空間。在文中，作者避免陳腔濫調，將宗教喻為鴉片——即用作麻醉受壓迫群眾，以作為逃避現實及拒絕接受改變的

方法；反之，作者察覺到宗教在新社會主義科技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承認新科技為科學帶來了很多好處，而且宗教本身也裨益不淺。誠然，他認為高科技為宗教帶來新的「福音」，讓宗教的教導用於科學上，並通過科學，使宗教再次在社會中尋求其地位和價值。這無疑讓宗教從過往作為主宰社會的意識形態信步下台，讓科學開始取而代之，成為新的主流思想；也可以說，現在宗教的作用變得越來越有限。他說：「各種宗教組織也或遲或早會為自己找到較好的社會位置，而在所有的社會位置

中，依靠自己的組織力量，把促進人類向善作為神的意志，為建設良好的社會道德服務，無疑是最好的位置，是宗教在當前社會條件下最好的歸宿。」他稱之為新「道德宗教」。作者承認宗教是一個社會現象，而宗教中所相信的神也只是人腦海中虛假的概念；他在文中用上「人為宗教」一詞就可見端倪。對作者而言，人為宗教的社會作用只是導引和鼓勵人類相信社會主義社會所塑造出來的更高境界，因此，每人都應參與這偉大工程。

在觸及到不同宗教信仰對真理的闡釋時，他的論點也十分有趣。以作者的話，基督教信仰強調神希望人走到「最好的歸宿」。而根據宗教教義，每人清楚知道各人皆有一終向，因此現世的生命只是暫時，將來會有另一個生命（即神學術語中的新天新地）。作者在文中提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對過去曾受迫害的科學家平反昭雪。但要是他曾經讀過《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作者定會發現他一再提及的教會對世界懷有很大的關注，並致

力建設一個新公義的社會。可能使他感到更驚訝的是，教會將對世界的關注視為重要的責任，而且不僅是對其信友，也包括整個人類。當然，在談及有關萬民四末的問題時，作者不一定與宗教信仰者有共同的想法；但他也不否認，宗教信仰者也能跟任何一位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投入世界。這也可算是對話的立足點。

在文中，作者提出很多需要我們深思熟慮的假設。可以說，他的馬克思觀點作為宗教的來源是值得我們欣賞的見解，但仍是太浮面，而他對人類複雜的宗教意識尚欠進一步的闡釋。其實，作者假設宗教純粹是人為現象實在有商榷的餘地，實際上他並沒有證明過，只能算是假証。作者的另一假設是，人類最重要的是物質生活；因此，他認為要是這方面得到滿足，人們便會感到滿足。作者對物質需要的重視，並以之為人類進步的推動力，以及人類願意不斷追求更好的方法來滿足他們，本身是好事。但是，人類是複雜的生物，不能單靠物質生活

來肯定人性的價值。作者在文中也用了一定篇幅談及有關道德的課題。究竟道德的概念能否被分解為純粹物質的元素呢？作者在文中並沒有正面回應。這道德的課題實在太重要了，恕我不能簡單地接受作者以上的論調。

除此之外，另一點十分有趣的是，作者賦予宗教在科學發展中一角色，甚至鼓勵宗教在某些層面上發展，但都只是較低層次的角色。他指出宗教本身並不鼓勵科學發展，而實際上更是約束其發展。很多有深厚信仰的科學家會反駁這論調，作者不理會他們的反駁，反指宗教本身及信仰宗教的科學家不能接受新的科學成就，因而不接受他們所引伸出的結論。作者認為宗教無可避免地將科學成就變為不可易轉的教條，或更甚將其扭曲為「魔術」（原文更奇怪地用上巫術一詞）之類的東西，並以此作為宗教的好處。這些指責就像拳賽中，擊中無點的腰下部份。其實作者沒有充份的證據全然否認宗教人士可成爲真正的科學家，並指出那些堅持他們

科學真理的只會像伽利略一樣落得被指責的下場。他認為宗教本身本質上帶有肆虐的特色，在成爲社會上的主流意識形態時尤甚。無疑，科學家與學者被迫害的事件屢見不鮮，這些事件的發生主要是因爲有些宗教信仰者的愚昧和無知，那就跟壓迫人民、把握自己權力和利益的暴虐政府一樣；但是，實際上有一些地位顯赫的宗教科學家在科學與宗教層面上並沒有衝突，其實作者是戴著馬克思主義形態的眼鏡來看歷史。

作者在文中一再談論「宗教」與「科學」，並形容兩者爲天生注定的對手；兩者都是抽象的概念，因此並不存於時空世界中。有人會是宗教信仰者、科學家、工匠，或電車司機等；但你不會在街上碰到「宗教」或「科學」，不過，這又不能否認抽象概念的眞確性。它是人的一種思維方式，更不能說成是馬克思哲學獨特的。抽象的概念只有與現實世界有關係才是眞確的，而這個關係還未完全，是出於人的思想本質。作者要是套用鄧小平的名言

「實事求是」可能會大派用場，鄧是頂尖兒的實用派。那麼，這裡想強調的是甚麼呢？我們的哲學建構、理論其實直接連繫及反映真實世界，而危機則是主觀主義——也就是嘗試令現實世界迎合我們的思想及批判模式。換言之，人們要經常面對可能是合乎邏輯但又是虛假的危機。作者避免將科學變成抽象概念、脫離現實的假設，是十分困難的。比如，在文章的第二部份，作者指出科學會被尊為神。他發現將科學與宗教劃上等號是錯誤的；但是，他這訣科學讚歌，甚有「宗教」意味，出於一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口中，這實在有一點奇怪。人們不用各式各樣的救世主，科學就是唯一的了。

究竟「科學」這抽象概念是甚麼呢？作者將其區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者其實都是瞭解和控制現實的有效方法。但另一方面，作者也同意科學為世界帶來罪惡，但又不願將這罪名置諸科學的門檻前。在他眼中，科學是一頭聖牛。作者也將科學以及其衍生的科技和工業劃上界線，他認為後

兩者應對世界上環境和道德的破壞負上責任。但是，他又覺得不是科學、科技或工業本身造成這些罪惡，而是參與其中的人——即科學家、技術員、工業家，以至於信奉宗教者所造成的。

在結尾部份，作者重申肯定道德的價值。他覺得無神論者也是道德人，對他來說，他們的生活比有神論者過得更好。這個道德價值的肯定也開展了另一個對話的基礎。他描繪出一幅充滿希望的完美圖畫：人類需要道德、終向、目的、高尚的情操和可帶來喜樂和平安的自我犧牲精神。但是，他的結論則予人一份令人憂郁的感覺。他指出羅素在他的《哲學史》中，高度讚揚蘇格拉底臨刑時的從容和高尚，「但是認為，假如他知道死後是個無，死後並不能跟他的朋友更好地討論學問，他將更加偉大。」雖然這算是有道德基礎的虛無主義，但始終還是虛無主義。這徹底反映出心裡最深的慾望，那就是滿足死後的生命；也揭示出哲學體制的絕對無價值，預許的多，但最後還是無疾而終。 □